

當我初踏上這塊自由的綠島時，腦海裏浮現的第一幕就是想在那些，常年青綠的山林和清淨莊嚴的寺廟，數年來遊遍了臺灣北部的名山大川，禮拜了北部古刹勝境。記得當我三遊獅頭山時，我就想往參拜南部的名勝了。

岡山這個名詞，在臺灣寶島上人們的腦海裏，並不陌生。我一來到臺灣，就有人告訴我臺灣佛教四大法系（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系；苗栗觀音山法雲寺系；臺南開元寺系；高雄大岡山超峯寺系），那時
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這兩句名言，在我的腦海裏深深底印着，它左右了我不少的行動，增加了我很多寶貴的知識；它實現了我雲水的生活，遊學、參方、朝山、拜嶺

# 大岡山遊記

## 廣慈... ...廣

## 網火閃的 。光動星

夜虫兒在樹上學唱山歌  
——一支支一句句  
萬家燈火  
萬件着我獨自庵前坐  
庵裏的鐘聲向塵世遠播  
把銀鈔千萬隻明眸吸住  
殷勤地讚頌佛陀  
一一扭腰一動步

我坐在厝前，下翻臺南，海港，碼頭，徐徐的跳動得好像天上的萬家星宿；仰看天上的星星，惺惺的到，好像地下萬家的燈火，星光光交織，織成一片寶光羅網，我不覺忘形的哼了起來：

今年六月，拜請辭去中國佛教會的職務後，即負笈南來，參加鳳山佛教蓮社的落成典禮，事後即和星雲法師往岡山同遊一次，可惜來去匆匆，只看到一幕美麗的晚景，記得那是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，我們住宿在龍湖庵，晚上對他們講過一些話以後，本想即刻休息，但走到丹墀內，一陣涼風，吹散了我滿身的熱火，一片青藍的天空，嵌着一面圓形的明鏡，那溫柔的光芒，撫抱着大地，一切的萬物，這時已入了

我便想參觀這些法系的祖庭，震泉寺、法雲寺、開元寺我在二三年前便一一的禮拜過了，其中就是閩山一系的祖庭一直盤旋在我的心裏，不能如願瞻禮一下，始終覺得是一件遺憾的大事。

一  
卷二十一

萬家燈火  
伴着我  
我獨自庵前坐

我哼到這裏不知誰來把我驚醒，過來，看看手錶已經是十一點半了，由於爬山疲勞，這一夜非常好的睡。

的涼，艷麗奪目，當我們正看得忘形的時候，一大堆喊着「師傅來了」的人，蜂擁過來，那種真誠的招待，是我到臺灣第一次的見到。當我們踏進第二道台階時，大殿上早有~~他們~~<sup>人在準備</sup>撞大鐘擂大鼓地迎接了。~~他們~~<sup>他</sup>引我到東廂客廳坐下，然後用山泉湧出的涼水，洗面擦汗，這時大殿上點燭焚香等我們禮佛，當我們至大殿禮佛時，敲磬三下，禮畢再右繞一匝，大殿上真是一塵不染，地面光得可鑑人影，紅魚青磬，梵宇莊嚴，此時身心頓覺清涼，實使人留連忘返不願再過這種喧鬧的生活！

這一次是我第二次再訪阿里山，我們同孫清揚居士等，在鳳山蓮社吃過午飯，十二個人，由兩輛汽車一直開到新超峯寺，寺裏的大殿是臺灣第一個大的大殿，在外面一看，確實莊嚴偉觀，再到裡面一看，就會自然的嘆一口氣，說一聲太不成話了，總而言之，一切不配放在這樣大的大殿裏，同時中間還供了一個焦頭爛額的黑神像，更覺得有污辱太殿的尊嚴，我希望寺裏的負責人，切不可再把那些奇形怪狀的神像，供到這莊嚴的大殿裏來，佛寺就是佛寺；神廟就是神廟，萬不可神佛不分，給外人恥笑。坐了片刻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依依的離開新超峯寺回道岡山脚下，岡山的山形好像一個熟透了的饅頭，初看上去是一座平庸無奇的小山，但是山下戰土對上山遊玩的客人，檢查相當認真，第一不准車輛上山，第二不准帶照相機，第三必須有身份證登記，這幾個條件我們都沒有什麼困難地通過了。我們先到龍湖庵，是奇花異草，蒼松翠柏，芳香清潔，自覽臺南市及安平海港等重要市鎮。全山是龍眼香蕉，古木翠竹。再行幾步，便是龍湖庵的正門，兩旁是奇花異草，蒼松翠柏，芳香清潔，一直開到新超峯寺，寺裏的大殿是臺灣第一個大的大殿，在外面一看，確實莊嚴偉觀，再到裡面一看，就會自然的嘆一口氣，說一聲太不成話了，總而言之，一切不配放在這樣大的大殿裏，同時中間還供了一個焦頭爛額的黑神像，更覺得有污辱太殿的尊嚴，我希望寺裏的負責人，切不可再把那些奇形怪狀的神像，供到這莊嚴的大殿裏來，佛寺就是佛寺；神廟就是神廟，萬不可神佛不分，給外人恥笑。坐了片刻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依依的離開新超峯寺回道岡山脚下，岡山的山形好像一個熟透了的饅頭，初看上去是一座平庸無奇的小山，但是山下戰土對上山遊玩的客人，檢查相當認真，第一不准車輛上山，第二不准帶照相機，第三必須有身份證登記，這幾個條件我們都沒有什麼困難地通過了。我們先到龍湖庵，是奇花異草，蒼松翠柏，芳香清潔，自覽臺南市及安平海港等重要市鎮。全山是龍眼香蕉，古木翠竹。再行幾步，便是龍湖庵的正門，兩旁是奇花異草，蒼松翠柏，芳香清潔，

當夕陽掉進山凹的時候，清風徐來，正是遊人留連的時候，山裏清茶，移楊樹蔭之下，便可看見倦遊的鳥兒隊隊歸來，聽着庵裏的鐘聲陣陣的散去，牧童在牛背上叫着歸去的小調，馱着餘霞的雲兒迎着鐘聲歸來，這一切山居的樂趣，那裏是鬧市區的人所能夢及呢！孫居士實在羨慕不已，準備過一向時到岡山住他一個時期，享享這世外桃園的快樂，但我們終於被時間迫下山來了。